

《少年文学》丛书

“旱鬼”的葬礼

韩 秦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文学界》丛书

“旱鬼”的葬礼

韩 秦



责任编辑 胡本常
封面设计 于珂
插图 刘石父
王龙生
于珂
技术设计 吴向鸣

“旱鬼”的葬礼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50毫米1/32 印张7.25插页2 字数91千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300 册

ISBN7-5365-0270-2/I·47 定价：2.29元

序

陈伯吹

“儿童文学园地里，怒放出一朵黑牡丹！”

我在这儿这样说，是带有象征性的话。究竟指着什么说来呢，难道是个“闷葫芦”吗？

当然不是。我阅读了从千里外寄到的韩蕤同志创作编辑的一册儿童小说稿《“旱鬼”的葬礼》，禁不住这样赞叹出来了。

1982年6月，文化部少儿艺术司在东北和西南两地区举办“儿童文学讲习班”：前者在沈阳；后者在成都。我在辽阔广大的祖国天空里，从东北直飞西南，降落在富饶而又美丽的成都。就在这样的机缘里，认识了这位朴素诚恳的教师作家（当时还认识了另一位教师作家吕谦同志，他俩常在一起，总是连袂偕来）。

两个星期的讲习班，埋怨时间老人的脚步太匆忙点儿。我们不只在班上，也在班外；不只在课堂上，也在院子里、场地上；不只在白天阳光下，也

在夜晚灯旁边，彼此老是有说不尽的话语，谈不完的写作意见。是的，数十寒暑以来，我一直乐于和进入儿童文学园里来的中、青年作者交往，他们朝气蓬勃，笔头勤快；特别对身当教师，而从事业余创作的同志，为他们的勤奋所感动。因此，讲习班虽然结束了，但我和两位好学不倦的教师作家，思想感情联结的纽带没有结束。这不是什么月下老人的红绳一线牵，而是儿童文学的作品创作与理论研究，任何时间、地点都掐不断嘛。

关山遥隔，西望川中，常常由衷地思念他们。每次接读他们的来信、来稿，真正地如获至宝。而今韩秦同志又以他的创作原稿寄读，欣喜之情，非可言喻。至于嘱写几句，则不自惭肤浅，不怕讪笑，既不愿谢绝，也不敢藏拙。

我不等傍晚天黑，一伸手，扭亮了灯，在明晃晃的光照里，认真阅读他写的小说八个短篇，一个中篇。我以先读、速读为快的心情，满想一口气读完它们，仿佛九盆佳肴在前，恨不得张嘴一口几吞下。然而不能，当我读完每一篇以后，总是不能自己地促使我沉思默想，无穷嚼感。

《“旱鬼”的葬礼》，勾勒出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画面，也是一张真人真事的“写真”。穷困潦倒的铁宝罗，活活地被折磨死！这即使说“人间地

狱”，一点儿也不过分。问谁布下了这个地狱，既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是旧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容许有少数人剥削那多数人，让他们愚昧，迷信，听天由命，形成了怪风恶俗，而且变本加厉地一代又一代的恶性传染，让它象烂苹果那样一直烂下去——没有人勇敢地大喊一声，也没有人起来倡议改革吗？

不！有，作品中的第一人称的“我”，无疑就是作者自己，他痛心疾首地写出了这篇“警世义言”可说是对旧社会的伤风败俗大喝一声！

鉴赏文学作品，我以为：主要在于思想内容，当然绝不能忽视艺术价值。在这个短篇里，作家的笔触，集中在一个被侮辱、被迫害的可怜无告的流浪儿身上，他的声音面貌，他的衣著动作，他的生活遭遇，他的命运下场……全都清晰地描画出来了，直到他被压死，被送葬。作者有情有节地叙述着，恍如在电视机的荧光屏上，可以一览无余，令人触目惊心。

《血染的童子像》也是一篇为“救救儿童”大声呼吁的作品。散发着典型的乡土味的儿童小说。

诚如作者在篇前点出的：“这是一个古老而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古老的祖国和多难的上辈，曾经有过一段那样的过去。”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竹叶，她的命运不比穷愁贫苦而被迫扮做“旱鬼”的铁宝罗好些，然而她强得多。她虽然是一个稚嫩的小女娃子，却不愿低头受环境的摆布，要去干一件连男子汉大丈夫都望而生畏的事。她敢于急奔在疯狂的人流中，渴望能抢先赶到旗幡乱晃的神台那里，挤身在高大的汉子们中间，火烧火燎地急切要为养育她的姑夫、姑母，抢得一个可爱的小弟娃——刻着眼、耳、鼻、嘴，戴着瓜皮小帽的一尺多长的木偶，说是把它请到家里去后，就有福了，会赐生一个男孩。

她在知识文化的杠杆水平上，当然称不出愚不可及的分量来，真是可怜可悯啊！一条小生命在疯狂暴乱中，象朔风扫落叶样地给断送了。

作品写出了在穷乡僻壤的角落里，经济落后，教育极不普及的情况中出现的一幕悲剧！作者又一次向社会人士擂响了警钟。

作品以生动的笔墨，刻划了小女孩竹叶的感情与意志，在未能识得此中理，在错误的道路上，她被坑害了，读者将无尽地怜惜和怀念她。

《收荒人》这篇写的也是一个苦命人儿，不过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收购旧报纸、空啤酒瓶、破胶鞋等等废品的贩夫走卒，他枯瘦矮小的身子，在大口箩筐的对照下，更显得渺小卑微。作品从厌恶转而

写到同情，然后写到赞叹。最后还写了一个诚实不欺的品德高尚的细节作结。这个结尾写得好：“他走了，一瘸一拐，步履蹒跚。巷子里透进几缕阳光，给他身上抹上一层金影。”

作品中每在非常恰当处，就来一句唱腔式的“酒干倘卖无”，显得颇有情调面又有节奏。

《浪尖上有一叶小舟》，这题目看来多有接意，可是内容却写了另一个悲剧——英雄的悲剧！

勇敢的孩子杨波波，为了救出被大水淹没的车子，在检查树上的绳索结头时，脚下一滑，落水而牺牲了。

作者在篇末抒情而又深情地写着：“是呼唤？是追忆？是思念？……天空沉入了水底，柳河静得象一块玻璃，那小舟漂走了，漂走了……不，它漂到了我的心上。”

显然，作者对他笔下的小主人公，寄以深远的追思与哀悼。

《我和女儿，还有一只小狗》，写女孩子丹丹，喜悦地养了一头矮矮的个儿，圆滚滚的身子，浑身银丝雪白的毛茸茸的小白狗，美名叫它做“小白云”。老远望过去，就象一团白色的云。可是她的爸，就是不喜欢家里有这么一个小东西，千方百计地赶走它。丹丹出于天真的爱心，千方百计地卫护

它。最后小白云终于在恶劣的环境下病死了。从此，丹丹寡言少欢，虽然学业成绩从第五名到第二名到第一名，但是她总是不愉快，少了一个同伴。作者写作的意图在于表现女孩子对动物的爱心和同情心，但不为家长所理解。这一记警钟，敲到家长头上来了！作为父母，是要懂得儿女的思想感情与心理状态，然后才能够起到教育作用。作品从头至尾，写来很细致，丝丝入扣，突出主题。

作为序文来说，我写得松弛，差劲，让拙笔停下来吧。

有一句话，不知说得有无道理，就是作者痛恨旧社会，挖它的痛疮，用来示众，这是有功于世道人心的。特别是对幼年一代，让他们记取过去的灰暗，更喜爱并珍惜今天的明亮，这可能是作者写作的意图，有深意在焉。

韩葵同志有生活，文笔流畅，语言精练，善于运用恰当的方言，增强了作品的地方色彩，也加浓了生活的气势，应该说在文学创作上获得相当的成功。希望他今后能有机会多写些光明面的文情并茂的作品，因为少年儿童喜爱阳光，尽情快乐，让他们大声地欢笑吧。

“让儿童文学园地里同时怒放出一朵红牡丹来吧！”

目 录

“旱鬼”的葬礼.....	(1)
血染的童子像.....	(17)
收荒人.....	(35)
小丑.....	(52)
我和女儿，还有一只小狗.....	(68)
浪尖上，有一叶小舟.....	(89)
新县长与小万元户.....	(104)
“鹅司令”与“鸭司令”.....	(120)
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孩子.....	(145)
飘逝的小河.....	(161)

“旱鬼”的葬礼

偶然翻阅字典，看见了这么个条目：

“旱魃，传说中能造成旱灾的鬼怪。”我竟有些神痴情迷起来……那懵懂的童年，那淡忘了的人与事，犹如一团烟云，在我眼前陡然腾起……

一

十二岁那年，我去双峰镇赶庙会。

双峰镇有上百户人家，是川西坝子有名的大镇。依山傍水，车船相通，是个热闹去处。尤其是镇中台子坝对面那座古老的城隍庙，每年都要生出好多起稀奇古怪的庙会来，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人和香客。

我刚好碰上抓旱鬼的庙会。婆婆要经营她那个小摊子，无暇顾及我，我便成了没笼头的马，伙同邻家几个小伙伴，钻庙宇，闯戏场，逛大街……上天入地，无拘无束，任其所为了。

这天傍晚，伙伴们来约我，说镇上找了个扮旱鬼的人，就关在城隍庙里，邀我去看。

暮色中的城隍庙显得格外的黯淡和冷清。空旷的后廊上孤零零地躺着一个人。看不清那人的眉眼衣服，象是横卧着半截圆溜溜的石滚子。我拣了块土疙瘩，朝他砸过去，噗的一响，那“石滚”一动不动。小伙伴们又撒了两把沙石泥土。那“石滚”才忽然一滚，“咦咦”两声，翻起来——廊下象突然冒出半截乌木桩。

多么熟悉的“咦咦”声，多么熟悉的身子架！

这人是谁？从哪里来的？！旱鬼是个大祸害。扮演旱鬼的都是一些无依无靠的孤人儿。能吃上一顿半顿的人，绝不会为挣一两升米、

三五个铜板去扮那个鬼怪，受那分苦楚。我心中一动，莫不是……

我贴近花窗格子，扯开喉咙，猛然叫了一声：“铁宝罗！”

“咦咦。”廊下传来短促而沙哑的回声。

啊，真是他！我微微一惊。

二

我家隔壁是个破败的关帝庙。有一天，庙里突然冒出个小叫化子。他头小肚大，横着象石滚，竖着酷似乌木桩，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瞅着他那身段模样，人们送了他一个雅号：铁宝罗。

这铁宝罗不仅模样特别，就是讨钱要饭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一不喊“老爷奶奶，端碗饭出来”，二不唱“莲花闹，闹莲花，走了那家走这家”……而是用瓷瓦片划脸皮——把脸皮划得鲜血淋漓的，象个猪肺肝，站到你面前，“咦咦”两声……有时还会猝

然倒地，不吭不动，象只死狗，不由你不舍饭施钱。

但他只要在溪水里洗两把，脸上的血污和伤痕便都不见了。真怪！

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学学他这一手。当然不是用去讨饭，而是用来吓唬人。谁要是欺侮我，我便把脸一划，突然扑地，吓得人家逃跑不迭……我想和他说话，可是，任凭我磨破嘴皮子，他不理我，咧着厚嘴唇，

“咦咦”地冲着我装傻卖呆。我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决心收拾他一下，要这个小叫化子知道个好歹！

关帝庙侧边有条小溪，上面歪歪斜斜地横了根圆木杠子。铁宝罗回庙总要走那里。我便悄悄地摇松了木杠。铁宝罗不知在哪家讹了一小袋米，兴冲冲地回来了。刚踏上独木桥，圆杠子猛然一滚，他连人带米一块儿掉入溪中。

但我的报复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又喊上几个伙伴，带着竹管水枪，蹑手蹑脚地摸进关帝庙。铁宝罗燃着一堆火，在烘烤衣

服。我“哎”了一声，水枪齐发，几股水朝他直喷。水沫飞溅，火灭烟消，弄得他“咦咦”怪叫……

当我乐颠颠地走回家门时，铁宝罗却在门口堵住了我。他赤身裸体地呆在凛冽的寒风中，满身青紫，涕泪交流，眉眼儿都挤到了一处。我心上一颤，忽然觉得自己也有些过分。

铁宝罗朝我“咦咦”两声，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我故作镇静地喊道：“走开，铁宝罗！……走开！我要喊我爹啦！……”他眼睛忽然瞪得很大，射出了绿莹莹的凶光，朝着我重重地踏上一步，又踏上一步……我转身飞逃。他抓住了我，使劲地摇了几摇，然后把我猛然一丢。我晕晕乎乎地倒在地上，后脑勺上一阵疼痛和麻木……

铁宝罗被爹他们撵走了。望着那碎成块块的砂锅和掺和着泥沙烟末的米粒，我有些快慰，又有些惆怅和不安……

想不到又在这儿碰上了他！

三

第二天，我决定去看看铁宝罗。虽然我的后脑勺似乎还有些隐隐作痛，但我们毕竟有过一些交往，做过一段邻居。再说，他的被撵，不也有我的过错？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凄风苦雨中的乌紫的躯体和那庙廊上的碎成块块的砂锅、混在泥灰中的米粒……我向婆婆要了两个油饼，就朝城隍庙跑去。

铁宝罗呆痴痴地坐在廊下天井里，敞开衣服晒太阳。排骨似的肋条，麻坛般的肚腹，乌焦花俏的皮肤……我忽然可怜起他来。这样羸弱矮小的身躯，能承受那巨大的折磨？听人说，去年扮旱鬼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叫化子，还没被鬼使神差们抓回城隍庙，半路上就咽了气。

“噢！噢！！”铁宝罗看见了我，发出惊喜的怪叫。他眉眼疏朗了，深陷的眼窝里射出热切的光采。

啊，他乡遇故知！也许，我是他这儿的

唯一的熟人、朋友。我忘却了往日的仇怨，也顾不了我们之间的隔膜，跳下窗台，就向庙门口跑去。一个持枪的乡丁拦住了我。我说要去看铁宝罗。乡丁扑哧一笑，“啥铁宝罗，银宝罗的，他是鬼，是害人的鬼！去去去……”边吆喝边用枪托子推搡我。

我赖着不走：“你瞎说，要明天，他才扮……”

“你晓得屁！这种人，一进到庙里头，就成了鬼，还等啥子今天，明天的……”

气得我扭头就朝庙后跑。

那儿的石板墙上有个缺口，刚好能伸臂探头。我大声喊叫着铁宝罗。他听见了，飞快地朝窟窿滚来。我连忙把油饼递过去。他却犹豫了，伸出的手突然僵住，“咦咦”地朝我笑，露出了白牙齿。我急了，催他快接着，趁热的好吃。他总算接了过去。哪知，那个乡丁突然从身后钻出来，瞪着眼睛训斥我说：“你这娃娃心不诚！坏了抓旱鬼的事，你脱得了手？！”边说边伸手夺过铁宝罗手中的油饼，往灰堆里一摔，背着手，悠